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胡惟庸党案考

吴晗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胡惟庸党案考

吴晗 著



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惟庸党案考/ 吴晗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ISBN 978-7-100-11736-4

I. ①胡… II. ①吴… III. ①中国历史—明代—文集
IV. ①K248.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63098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胡惟庸党案考

吴 晗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冠 中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978-7-100-11736-4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开本 880×1240 1/32

2015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22 插页 1

定价: 66.00 元



吴 晗
(1909—1969)

出版说明

百年前,张之洞尝劝学曰:“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是时,国势颓危,列强环伺,传统频遭质疑,西学新知亟亟而入。一时间,中西学并立,文史哲分家,经济、政治、社会等新学科勃兴,令国人乱花迷眼。然而,淆乱之中,自有元气淋漓之象。中华现代学术之转型正是完成于这一混沌时期,于切磋琢磨、交锋碰撞中不断前行,涌现了一大批学术名家与经典之作。而学术与思想之新变,亦带动了社会各领域的全面转型,为中华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时至今日,中华现代学术已走过百余年,其间百家林立、论辩蜂起,沉浮消长瞬息万变,情势之复杂自不待言。温故而知新,述往事而思来者。“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之编纂,其意正在于此,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收纳各学科学派名家名作,以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新变,探求中华现代学术之根基。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收录上自晚清下至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海外华人学者的原创学术名著(包括外文著作),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体兼及其他,涵盖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学等众多学科。

点,专名号从略。

六、除特殊情况外,原书篇后注移作脚注,双行夹注改为单行夹注。文献著录则从其原貌,稍加统一。

七、原书因年代久远而字迹模糊或纸页残缺者,据所缺字数用“□”表示;字数难以确定者,则用“(下缺)”表示。

目 录

元帝国之崩溃与明之建国	1
明教与大明帝国	77
胡惟庸党案考	123
明成祖生母考	172
明代靖难之役与国都北迁	192
朱元璋的统治术	216
明代的军兵	271
明初的学校	331
历史上的国民身份证——传·过所·路引	358
元代之钞法	369
元明两代之“匠户”	404
记大明通行宝钞	426
烟草初传入中国的历史	442
元代之社会	448
晚明仕宦阶级的生活	557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李满住	567
读史杂记——《明史》	600
《明史》小评	615
《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	624
吴晗先生学术年表	赵克生 668
从创造到普及:吴晗先生的学术贡献	张显清 赵克生 677

元帝国之崩溃与明之建国

一

14 世纪中叶勃发的民族革命,经过了二十年(1348 至 1368)的长期战争,方才告一结束。战争所波及的地带,北至和林,东至高丽,南至两广,西至陕甘,无一地不受蹂躏。战争的主角,最初是被统治的南人、汉人向统治者的蒙古、色目人进攻,夺取当地的政权形成群雄割据的局面。后来这些割据者的向外发展,引起各个利益的冲突,陷于混乱的互相残杀的吞并战中,同时对方的统治阶级也发生内部的政变,也同样地互相吞并,发生内战。这样,一方面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不断地在苦战,一方面统治者因内部分化而发生内战,被统治者也因个别发展而互相吞并,结果,双方的实力俱因内战外战而减削,许多有势力的领袖都自然地被淘汰,被吞并,形成一个混乱的分裂的局面。最后,统治者因内讧而失去抵抗的能力,被统治者的无数集团则为一后起的有力的革命领袖所吞并,一蹴而将盘踞中原百余年的蒙古族逐出塞外,建立了一个统一的汉族自治的大帝国。这一次大混战的发动,动机是民众不堪经济、政治的压迫而要求政权的让与,最后才一转而喊出民族革命的口号。在革命开始时,外表上蒙着极浓厚的宗教的迷信的罩袍,

绝大多数的革命领袖和群众都是白莲教和弥勒教的信徒,举行着种种仪式,宣传弥勒下世救民疾苦的口号。一方面又假托是宋的后人,把这次革命解释为宋的复国运动。一直到朱元璋出来,他本人及其军队虽然曾隶属于上述的团体,可是一到了能独立行动的时候,他便决然地舍弃这双重的矛盾的策略——肤浅的欺骗的神话宣传和已经失去时效的冒牌的复宋掩护旗帜,更进一步赤裸裸地提出这一次革命的目标是民族的解放,汉族应由汉人治理。这一鲜明的转变,更掀起了过去百多年被剥削被压迫的民族仇恨,得到知识分子和一般民众的深切同情,地主们也因利益的保全而加入合作,十年中便完成了他们的使命,把整个汉族从蒙古人铁蹄之下解放出来。可是从另一方面看,二十年混战的结果虽然完成了民族革命的伟业,而在实质上,分析双方所含的因子,官吏地主商人完全拥护旧势力,和蒙古皇室及贵族站在同一战线。在反面,革命的领袖及其群众却完全是另一阶级,贫农、佃户、流民,组成了以推翻统治者为共同目标的革命势力。阶级意识的潜伏性划分了双方的群众,农民和地主冲突的尖锐化发动了这一次战争。统治者是代表地主利益的,革命集团所代表的却是农民的利益,所以在表面上,尽管是揭出政治的民族解放口号,而在实质上,却完全是农民和地主的斗争。到后期民族意识的自觉,使革命集团的口号从政治经济的被压迫,转而侧重于民族地位的歧视方面去,因此,民族革命虽然完全成功,这一群领导者却已忘记了当初起事时的动机和目标,外族的压迫虽已解除,同族同种间的畸形的经济社会组织,却并未因之而有所改变。并且,这一群成功的领袖,都因他们的劳绩从下层爬到最上层,从平民变成新贵族,从农民变成大地主,代替他们所打倒的蒙古、色目人的贵族地主的地位,以暴易暴,

农民所受的剥削,日积月累,愈来愈厉害,统治者的榨取技术,经过长期的训练,却愈来愈高明。这一口号的转变,虽然在当时是革命成功的主要手段,可是,同时也因为这转变,忽略了革命之所以发生的背景和最初所指出的社会病态,不能对最切要的土地问题加以彻底的解决,这是一个严重的失败。

二

蒙古人在中国失去政权,被逐回到蒙古去,与其说是被汉族用武力所推翻,不如说是元帝国的自然崩溃。

元代的社会组织,是畸形的,不健全的。在文化方面,蒙古族比汉族落后,在人口方面,蒙古族和汉族的比例正如苍鹰之和大鹏同笼,他们单凭了武力的优越来控制一切。皇室、贵族、僧侣、官吏、商人、地主所组成的统治阶级,和用以维持政权的巨额军队,一切的费用均由被征服的汉、南人负担。汉、南人的生命财产由统治者任意处分,在政治上享受差别待遇,在同为被征服者的色目人之下。汉、南人的一部分被强迫作奴隶,世世子孙都为政府及其主人服役。统治阶级一方面是大地主,拥有全国最大部分的土地,汉、南人除一小部分例外,都被逼失去土地降为贫农及佃户。国内最大的商业经营都被操纵在回鹘人手中,他们更替蒙古贵族经营惊人的高利贷,挤取汉、南人的血汗。一方面下令没收军器马匹,不许集党结合,各地遍驻戍军,武装弹压,用以防止汉、南人的叛乱。^①

^① 详见《社会科学》第一卷第三期拙著《元代之社会》一文。

可是,正因为对于汉、南人钳制之过分精密,一方面不待说深深种下民族间被歧视的仇恨,一方面则统治者因之松懈了警备征服地的情绪,耽溺于生活服用之享受,放恣任性的政治行为,替自己掘下待终的坟墓。

元世祖(1260至1294)继承先人未竟的遗志,继续用武力统一中国,是一个雄才大略励精图治的英主。元代的一切规模都由他开始奠定。他在位的几十年中是元代的极盛时代,同时也由他的登极而种下帝国崩溃和覆亡的因素。

按蒙古族的习惯,合罕(即皇帝)的产生须由库利尔台(Khuriltai)选举。库利尔台在蒙古语中为聚会之义,凡国家有重大事件,须召集贵族大臣开库利尔台决定之。除选举合罕外,凡出征外国,颁布法令均有召集库利尔台之举。据可信记载,蒙古族自俺巴孩合罕(Ambakhai)以来即用选举制度。前合罕对其后继者有指名之惯例,但无左右库利尔台之权力,合罕之位,不但非父子世袭,即前合罕发表其所希望之后继者时,亦不必由己子中选之,而有由其他皇族选之者。1189年铁木真(Temudjin)由库利尔台选举为蒙古合罕,始称成吉思合罕(Chingis Khaghan)。1206年以统一北方民族之敌,由敖嫩河源地所开之库利尔台,更上同样尊号,举行第二次即位礼。成吉思合罕生前,指定第三子斡哥歹(Ogede)为后继者。成吉思合罕崩后,1229年秋于怯绿连河曲雕阿拉(即Kerülen河之Kodeghü-aral, Kodeghü为荒野草原之意, aral为岛之意)召开库利尔台,推戴斡哥歹为合罕。斡哥歹合罕(即太宗)初指定其子曲出(Guchu)为后继者,曲出死,更指定曲出之子失烈门(Shiramun)。但斡哥歹合罕死后,皇后朵咧格捏(Döregene)称制,召开库利尔台,不依指定改选己子贵由(Kuyuk即定宗)为合罕。不为皇族中最有

势力之拔都大王(Batu)所赞同。定宗崩,拔都以与太宗后人不合之故,拥立成吉思合罕第四子拖雷(Tului)之子蒙哥(Müngge),虽经成吉思合罕长子察阿歹(Changhadai)系及太宗后人之反对,卒召开库利尔台立为合罕,是为宪宗。即位后对反对派大加屠杀,由此察阿歹汗国及斡哥歹汗国始不附。宪宗崩,末弟阿里不哥(Arigu Bukha)居守和林,中弟忽必烈(Khubilai)帅师征宋,回军在开平开库利尔台,即蒙古合罕之位。阿里不哥亦于漠北开库利尔台自立,内乱以起。宪宗诸子及察阿歹系诸王均附阿里不哥,太宗孙合失大王子海都(Khaitu)亦起兵助之。阿里不哥虽于至元元年(1264)势蹙来降,但海都仍拥兵与察阿歹后王笃哇联合抗中央。至元二十四年诸王乃颜叛于辽东,诸王哈丹等应之。由此钦察汗国、斡哥歹汗国、察阿歹汗国联为一系以与中央作战,数十年中兵祸相仍,蒙古大帝国在事实上完全瓦解,忽必烈合罕(世祖)及其子孙所领有的只是东方一部分的土地而已。^①

世祖即位以后,库利尔台的形式虽然保存,但在实质上则已完全废弃,改选举制为世袭,采用汉人制度预立太子。至元十年二月立嫡长子真金(Chinkin)为皇太子,在册命中指明过去的内乱的原因是库利尔台制度的失败,他说:

仰惟太祖皇帝遗训,嫡子中有克嗣服继统者,预选定之,是用立太宗英文皇帝,以绍隆丕构。自时厥后,为不显立家

^① 箭内互:《蒙古库利尔台之研究》;《元史纪事本末》卷二《北边诸王之乱》;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二九《元代叛王》。

嫡，遂启争端。^①

制度虽然改变，但贵族大臣的势力仍足以左右帝室，成宗以后诸帝全由大臣拥立，再照例由库利尔台通过。世祖太子真金早薨，未及即位。真金子成宗（铁穆耳）方抚军北边，玉昔帖木儿拥之即位。成宗崩，丞相哈刺哈孙拥真金孙武宗、仁宗相继御极。仁宗立英宗为皇太子，英宗后为铁失所弑，拥立世祖长孙晋王甘麻刺子也孙铁木儿为泰定帝。泰定帝崩于上都，丞相倒刺沙立其皇太子阿速吉八为皇帝，枢密使燕铁木儿则立武宗子文宗，力战破上都军。文宗后让位其兄明宗，燕铁木儿弑明宗，仍立文宗。后文宗、宁宗相继崩，皇后卜答失里已遣人迎明宗长子妥懽帖木儿入京欲付以位，而燕铁木儿不愿，遂不得立，燕铁木儿死，顺帝始立。^② 政变内乱，相继不已；帝位的继承全由权臣操纵，引起帝国的分裂和统治权之动摇，这是元室崩溃的第一步。

世祖自平宋后，即从事于海外之征服。至元十九年（1282）命阿塔海、范文虎、忻都、洪茶邱等率兵十万出海征日本，遇飓风破舟，丧师而还。帝大怒，欲再征日本，遣王积翁往招谕，为舟人杀于途，始终不得要领乃止。又兴安南之役，占城之役，缅甸之役，爪哇之役。安南凡三征（1284至1294），最后师还，几为所邀截，从间道始得归。缅甸凡两征（1282至1287），亦丧师七千，仅取其成。征占城（1282至1284）时舟为风涛所碎者十之七八，深入为所截，力

^① 《元史》卷一一五《裕宗传》。

^② 《廿二史劄记》卷二九《元诸帝多由大臣拥立》；《元史纪事本末》卷一九至二二。

战始得归。征爪哇(1292)亦不得要领。统计数十年中,无岁不用兵。用兵的军费无从设法,就从百姓头上打主意,任用擅于剥削的商人作财政官。中统三年即以财赋之任委阿合马,兴铁冶,增盐税,小有成效,拜中书平章政事。又立制国用使司,以阿合马领使事。已复罢制国用使司,立尚书省,以阿合马平章尚书省事,奏括天下户口,下至药材榷茶,亦纤屑不遗,其所设施,专以掊克敛财为事。逋赋不蠲,征敛愈急,天下之人无不思食其肉。阿合马死,又用卢世荣,亦以增多岁入为能,盐铁榷酤商税田课凡可以罔利者益利搜括。世荣诛死后,又用桑哥,再立尚书省,改行中书省为行尚书省,六部为尚书六部,以丞相领尚书兼统制使,奏遣忻都、阿散等十二人理算六省钱谷,以刑爵为贩卖,天下骚然,自至至元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始伏诛。世祖在位的三十几年中,几和这三位财政家相终始。^①政治腐败,民穷财尽的情形,恰和这时期用兵海外的成绩相映照。因黠武用兵而极力搜括民财,任用以理财见长的官吏,造成一种贪污刻薄的吏治空气,这是元室崩溃的第二步。

除用兵外,对于诸王和僧侣的负担,也是促进元室崩溃的一个主要因素。上文曾说过合罕之举出须经库利尔台的同意;而库利尔台之最主要人物即为帝室同族的诸王及贵族勋臣。诸王贵族例有岁赐,如察阿歹大王位岁赐银一百锭(锭五十两),缎三百匹,绵六百二十五斤,常课金六锭六两。斡真那颜位岁赐银一百锭,绢五千九十八匹,绵五千九十八斤,缎三百匹,诸物折中统钞一百二十锭,羊皮五百张,金一十六锭四十五两。又有岁例外之赐与,如中

^① 《廿二史劄记》卷三〇《元曲祖嗜利黠武》;《元史纪事本末》卷七《阿合马卢桑之奸》;《元史》卷二〇五《奸臣传》。

统四年赐公主巴古银五万两。至元二年赐诸王只必帖木儿银二万五千两，钞千锭。四年赐诸王玉龙答失银五千两，币三百匹，岁以为常。其非时之赐予，如武宗以金二千七百五十两，银十二万九千二百两，钞万锭，币帛二万二千二百八十匹奉兴圣宫，赐皇太子（弟仁宗）亦如之。又有朝会之赐与，元贞二年（1296）定太祖位下金千两，银七万五千两，世祖位下金各五百两，银二万五千两，余各有差。成吉思合罕的宗族后人遍布欧亚，这几笔开支的数目是无法计算的。单就库利尔台会后赐与一项算，如武宗至大元年（1308）中书省臣言朝会应赐者为钞总三百五十万锭，已给者百七十万，未给者犹百八十余万，两都所储已罄。至大四年仁宗即位时的赐与总数是金三万九千六百五十两，银百八十四万九千五十两，钞二十二万三千二百七十九锭，币帛四十七万二千四百八十八匹。^① 这一年的额外赏赐是钞三百余万锭。^② 僧侣的费用也占国家支出之大部，赵翼记：

古来佛事之盛，未有如元朝者。邵戒三谓元起朔方，本尚佛教，及得西域，世祖欲因其俗以柔其人，乃即其地设官分职尽领之帝师，初立宣政院，正使而下，必以僧为副，帅臣而下亦必僧俗并用。于是帝师授玉印，国师授金印，其宣命所至，与朝廷诏敕并行，自西土延及中夏，务屈法以顺其意，延及数世，寝以成俗，而益至于积重而不可挽……此体制之僭，虽亲王太子不及……仗卫之侈，虽郊坛卤簿不过……土木之费，虽离宫

① 《新元史》卷七八《食货志·赐赉》下。

② 《元史》卷二四《仁宗纪》。

别馆不过……供养之费，虽官俸兵饷不及……财产之富，虽藩王国戚不及……威势之横，虽强藩悍相不过。^①

并且时代愈后，僧侣势力愈大，费用也愈多。至大三年（1310）张养浩上疏言僧侣之病国云：

古者十农夫而闲民或一，今也十闲民而农夫仅一焉。欲民无饥寒之虞邈矣。夫富民之道，固不必家赐户赏，塞其蠹财害民之源而已……今释老二氏之徒，畜妻育子，饮醇啖腴，萃逋逃游惰之民，为暖食饱衣之计，使吾民日羸月瘠，曾不得糠粃蓝缕以实腹盖体焉。今日诵藏经，明日排好事，今年造某殿，明年构某宫，凡天下人迹所到，精蓝胜观，栋宇相望，使吾民穴居露处，曾不得茎茅撮土以覆顶托足焉……谬论生死，簧鼓流俗，聚徒结党，使人施五谷以为之食，奉丝麻以为之衣，纳子弟以为之童仆，构木石以为庐室，而人见其不蚕不稼，不赋不征，声色自如，而又为世所钦，为国家所重，则莫不望风奔效，髡首从游，所以奸民日繁，实本于此……臣尝略会国家经费三分为率，僧居二焉。以之犒军则卒有余粮，以之振民则民有余粟，以之裕国则国有余资。^②

僧侣的耗费竟占国家经费的三分之二。试以具体的事实作证，以内廷佛事一项而论，至元中内廷佛事之目每岁仅百有二，大

① 《陔余丛考》卷一八《元时崇奉释教之滥》。

② 《归田类稿》卷二《时政书》。